



春风拂过罗纹江

(二首)

□周小盟

一条青绿色的围脖
围在故乡的颈口
罗江人的梦
如水一样轻盈,澄净
白云之下,柔软的词语
同江边的垂钓者一起
站进巴山蜀水里交谈

春风拂过罗纹江的水面
所有的葱茏光影
都在新生的季节里
握手交谈
一朵阳光,就点亮了
一方人的梦
一池江水,就喂养了
一城人赤诚的目光

初绽的杨柳
与筑梦人的歌喉一样清澈
像千万盏风铃
唤醒故乡的梦
河流的轻纱
披在我裸露的肌肤上
大地湿润而又饱满
行人贴水而过
暮晚的鸟鸣
把我春水样初生的乡愁
从骨髓里一声声牵出

风把云朵吹成纱

从一枚嫩芽开始
寒冷一点一点剥落
阳光在细微的料峭中绽放
温暖和诗意
争先恐后爬上向阳的窗台
同一只鸟并肩眺望
远方,一苇芦草
打开水的涟漪
秋收的果实
在此刻埋下伏笔

向前再走几步
身上就会布满芳香
那是生命的修辞
在季节里苏醒和蓬勃

风把云朵吹成纱
童年的青草
在简单的时光里
为爱而生,演绎
生生不息的迭代

向石头问路
与水做一次交谈
敞开心扉
接纳万物空灵
春天有信
飞翔的羽毛
追逐的河流
在浩瀚的苍穹中
划出一道蓝色闪电
春风拂过罗纹江
我从初恋的吻中告别你
在远方的夜晚
把对你的思念
织成一朵芙蓉花

背影

□李 茅

那些年
我只是读错了书
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己

那一天
我只是进错了站
在远古和未来之间徘徊

终于,在命运的驱赶下
带着困惑与恐惧
我去了远方

终于,我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
却不会耕田,不会种地
只悄悄地流泪

虽然,看不清现实
却畅想着未来
还假装自信

阴云密布的时候
他来了,带给我许多安慰
我甚至想就此和他天长地久

有一天命运额外垂青
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我要走了,我要回城



湖山春色(国画) 尹华云



临行,我没有勇气和他告别
但我知道 他就在不远处
悄悄看我的背影

是的,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永生难忘,但终究
我有我的路要走

至今,在我的珍藏中
有一幅
他的“速写”只寥寥数笔
我便成了永远的背影



春天诗展(篆刻) 李福贵

去石埡子看一棵树

□唐雅冰

突然想去看一棵树,很想很想。就那棵站在山顶路口,从春站到冬,又从冬站到春的树;那时而悬挂日出,时而拥抱月亮的树;那与雷电抗衡,与风雪和解的树。

那是一棵洋槐树,孤傲地站在石埡山口,我不知道它的年龄,不知道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那儿站成了一道风景,一如它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注意上它,并心甘情愿一次次驱车往返一样。

第一次见它是多年前的一个春日。一场细雨后,春草新绿,燕子衔泥,芍药刚刚从地里冒出寸长的朱红嫩芽,山上的空气格外新鲜。信步山间的我一眼看见了站在羊肠小路旁的它:枝头槐花初绽,一串串白色的花顶着雨珠,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引得蜜蜂恣意飞舞。择一青石坐下,前面是群山怀抱的小县城,楼房鳞次栉比,街上车辆与行人来来往往,凯江从远处蜿蜒而来,缠缠绵绵

穿城而过,几次回眸后才恋恋不舍地朝远方奔去。背后是黛色的山峰,雾从山腰慢慢弥漫上来,与人家屋顶的炊烟汇聚,绕着山头奔跑,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山头借雾做掩体,玩起捉迷藏的游戏,荷锄的农人与庄稼也时隐时现。

山雀雀跃掠过,几朵槐花顺着眼角、鼻翼、嘴唇滑下,嘴里也有了丝丝甜味。那一刻,那棵树也就随花香滑入我的血液,纠缠着再也割不下、抛不开、舍不去。

洋槐结荚的日子,秋菊漫山。波斯菊、万寿菊、雏菊、麦秆菊、翠菊、矢车菊、大丽菊、绿牡丹、绿云、墨菊……挨挨挤挤、争先恐后地在山间争奇斗艳,发出无声的邀请。玩心突起,与友人相约,各自请得半天假,朝着山间进发。车在乡村水泥路上颠簸,老远,我们就看见了那棵洋槐,在一片灌木丛中鹤立鸡群,太阳就挂在树梢,与满树刀片片的茱萸窃窃私语。

绕过几道弯,投入那片花海,我与友人一如翻围墙逃课的孩子,一半惊喜、一半刺激,顽劣地在各式各样的花丛中穿梭,一条土埂到另一条土埂,一片花海到另一片花海,与迎面忙着采摘菊花的农人打招呼,顺手摘一朵扔进水杯,指尖神经末梢与娇艳的花对接,心微微一颤。拍几张照,聊几句工作,发几句牢骚,朝着远山吼几嗓子,惊得躲在树丛脚我我的山雀一振翅膀,飞进云层……累了,背靠背坐在洋槐树下,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静静地听虫吟、嗅花香、看风穿过树叶,撩动日益泛黄的叶片……

那棵树,就那样不时在梦里、照片里发出呼唤,年年岁岁,无论春夏秋冬。我也就岁岁年年,无论春夏秋冬,时时往返其间。槐树开花了,抽枝了,结荚了,落了叶,树上歇满了小山雀……我看着它发生变化,它看着山村发生变化。水泥乡村路变成了双车道的草油路;树下修起了青石板

栈道;树前的山坳变成了情花生活广场,新农人在这儿摆上了烧烤摊、小卖部、茶室,流行音乐时时在山间回荡;那一片梯田里种上了集观赏与药用为一体的红芍、白芍,成了返乡下乡创业示范园;长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以前脸上总写满落寞的留守娃一扫阴霾露出了纯真的笑容,一幢幢小洋楼从山间长出来……每到春夏之交,芍药花开,红的、粉的、白的……招招摇摇从一块土紧连另一块土,从一片山绵延到另一片山,将离亭前车来车往,山间人头在攒动,寂静的石埡子变得热闹起来,一束束花苞顶着露,带着山野的纯净,搭乘小车、汽车、飞机,进入城市人家案头。那棵槐树不言不语,默默看着一波又一波人来了,走了;走了,又来了。那棵洋槐树,就那样长在山间,也长在我心头了。年关就在眼前,那棵树上,是否也挂满了香肠腊肉呢?我很想很想去看看。

植树造林种下优雅

□汪 志

春天,阳光明媚,万物复苏,正是植树的好季节。这个时候,全国上下都在倡导义务植树造林,而我早就盼着再一次参加义务植树的队伍,希望今年这个春天,再栽树造林,种下优雅。

儿时,我生活在南方农村,父亲最爱种树,以至我家房前屋后到处都是大树小树:桑树、榆树、桃树……每到春天,家便隐藏在一片花的世界里,桃树、桑树花香四溢,引无数蜜蜂来采蜜。嗡嗡的蜜蜂飞舞的声音,像一首动听的春天的交响曲。到了夏天,果实累累,挂满了树枝,非常诱人。记得家的周围,父亲种得最多的要数泡桐树了。泡桐树高拔挺立,没有枝杈,生长周期快,几年就长大成材,是农村盖房不可缺少的木材。盖

房时,父亲每次锯掉一棵大树来做材料后,就立马在原地补栽一棵小树。受父亲的影响,我和小伙伴们也经常在地边地头“无意插柳”,看到柳成荫后,心中有种莫名的成就感。

参加工作后,我来到大西北生活。那里风沙大,雨水少,气候干燥,沙尘暴每年都要刮好多次,原因就是树木少,生态恶劣。为此,当地政府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工作,每年春天都要组织群众大规模义务植树,我们也十分乐意参加。荒滩上,盐碱地,山洼里到处都留下我义务植树的足迹。

最难忘的是五年前的那一次春季植树。当时,义务植树的地点被安排在一个离城几十公里外的戈壁滩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主办方要

求,一个星期内,10来个人要栽完几千棵树。尽管我已经50岁了,我还是报名参加。为了尽早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出发,带上干粮矿泉水,中午不回家,晚上回家时最早也8点多了。

我们这儿的土质不像南方松软湿润,上面全是鹅卵石,挖一铁锹都要使出浑身力气,再加上毒辣的太阳,呼啸的沙漠旋风不时扬起的尘沙,工作起来非常艰辛,晚上回到家时全身酸痛。栽到最后一天下午快结束时,天空忽然乌云密布,整个天空暗了下来,我们知道,沙尘暴来了,但我们全然不顾。果不然,不一会儿,狂风夹杂着沙尘,遮天蔽日。为了不被大风吹走,我们全趴在地下。待大风过后,又下起一

阵雨,雨中夹杂着泥沙,我们的脑袋、耳朵、脖子,身上全是泥沙。那天晚上回到家已经快10点了。妻子问我,累吧?我笑了笑,不累是假话。

后来,我们栽下的几千棵树成活了,为戈壁滩上增添了一抹绿意,如诗如画,优雅至极。

每当我看到这片林子时,心中便有种莫名的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恰似儿时学着父亲栽柳树的那种美感。如今父亲已老了,不能再植树了,但是父亲喜欢种树的习惯却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

又是一年植树的好时光,让我们踏着春天的节奏,扛上铁锹,带上树苗,到郊外去,到春天里去,植树造林,种优雅吧。

通江去看花

□王半路

“阳光长大了,花儿就开了”。这句话,是下山时偶遇一位背着竹筐的嬢嬢冲我们说的。她隔着文宽的山路听见了我们关于花树的对话,边行边笑着抛了过来。让我想起那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南山”。

如果嬢嬢是一位神秘的诗人,那么执意让我们免费停车,山脚院子里那位老伯,就是一位真正的护花使者。院子的一边垒砖石隔开金晃晃的油菜地,另一边方正的小二楼沿山坡而建,独立王国的空坝中一张漆红色条凳,院角一棵放倒的大树,可容一辆小车停放。我和老伯贴膝坐在树身上,像大树挺立时,栖息之上的两只鸟雀。他说,通江的李花就在惊蛰过后,五号到十号,陆续开放,你们再来赏花呀!

通江场镇沿山而上,一长溜的汽车,鸣着喇叭,着急借助轻便的工具上山。我们却寻着老式院子,走上山。都在说沿途的风景最美,可生活中没有几人能停下来,慢才是踏春,慢才好。

山顶车位捉襟见肘,村委会工作人员引导车辆停放山谷的一处空地,这却引起了着急上山的驾驶员不满。一个小伙子推开车门,大声理论,甚至推搡义务服务的老者。我忍不住发声,指责他的行为不理智和粗鲁。暗暗感叹,风景再美,却失了厚道和看风景的心情,等于白来了吧。旅游的人啊,无论在哪,好心情就好啊!乡村振兴和农家修缮庭院投资不小,给点停车费值得,城里停车也要付费呢。

这里的田野,红土地,山路,沟渠,枯藤残梗都像故乡。通江大回湾那边就是我的故乡。走在这儿,就像儿时,无数次走在故乡的路上。

路边的花儿大多含苞待放,青色的李花苞,白色的梨花苞,粉红的桃花苞……偶尔有一树开花了,引得一对中年夫妇惊呼驻足。“这是什么花哟?”我们紧随其后,也赶到树下。不似梨花那般雪白,不似桃花那般粉红,黄色的花蕊,花瓣像一片片巧夺天工的冰水晶。我们也分不出究竟是哪种花,年年探花,竟不识花。在盛大的美艳下,惊觉自己年复一年爱花惜春,一亲芳泽之后,转身就忘了干干净净。

“是恨子(杏子)花”。恰好,走过一位提着镰刀的农妇,轻易解决了我们的困惑。哦,正是杏花呀!“桃花烂漫杏花稀,春色撩人不忍违。”我们马上兴高采烈赏起花来。几乎每一朵杏花上都停着一只小蜜蜂,吮吸得肚腹一紧一缩,渐渐鼓胀。这时,只怕你有意去招惹它,也无暇顾及给你一针吧?

一行看过零星开放的桃花,杏花,看过农家门前红艳的海棠,路边种的胡豆荚和青菜,慢慢走上山头。和预料的一样,绵延的果树,还没形成浩荡的花海。记得许多年前,我的故乡举办过几届梨花节。当地引进新的梨树种,各村各户,田间地头遍植,形成规模。么爸在自家地堰,稻田边也种植了许多梨树。我玩兴十足,在么爸的鼓励下,曾经用锄头使劲挖了几下树窝子。梨花节主场就在故乡的大队上,节日那段时间,主客络绎不绝,赛过春节,庙会。

前几日心血来潮,打电话询问堂弟梨花节一事,他说,好多年都没有举办了,家里的梨树大多数已经不在,只有院子里还留着几株。我问:梨子不甜?个头小?所以没了?他急忙说,还是甜,还是大,只是没时间打药上肥管理,自然就没了。我想起最初皮薄个大肉甜,后来皮糙个小,就再也无心问津的家乡梨。也许应该择日回故乡,去尝尝久违的滋味了。

山头无花,游客大多急速下山,排着队,沿着另一条路下山。“花还没开,可惜来一趟。”“走,对面大回湾去要。”我们并不着急下山,找寻下一个目标。慢慢上山下山,这才有了与神秘诗人和护花使者的相遇。

通江镇上,我们落座街边的小饭店。简单的桌椅,纯粮散酒,凉拌猪肉肉,新拍的菜羹,举杯,庆祝明媚春光和这一场花事。

回程途中,我们在一处垂柳依依,曲廊小亭的客馆坐落了许久,对面山上,几行开得正好的樱花让人如饮琼浆。那么,即使过几日,通江的花都开了,我们没有来,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了。

“通江在办李花会,去看李花吧!”我们文友三人说走就去,九点过出发,没三支烟的工夫便到了通江场镇。离李花会场越近,车辆越多,就像一路漂浮的甲壳虫一样一步步移动。离主会场尚有一公里,便传来主持人火热的煽情之音,各个车辆步履艰难,他俩便下车前行了。

我感到实在难受,便避开主路,往一户农家开去。一看李花含苞待放,人已如潮。我这个平时好清静的也热闹一次。

农家三合土小坝子刚够一辆车调头停放,我膝关节不好,电话告诉他俩,就地等候。一个大嫂在旁边菜地忙,她老伴听到车的动静,双手捧个茶杯出来,我首先向他大哥问好并提出停车要求。但这位大哥笑容满面,欣然接受。我说要给停车费,大哥说没事,算了。我不能欠情,也于心不忍,可又习惯了不带现钱,只好自个到路边与别人扫个码转十元,我拿着十元现金,回到农家后,将钱硬塞到他手里。

我们随和地攀谈起来。大哥姓张,比我大一轮,黝黑泛红的容颜显出慈善。张大哥儿子媳妇在德阳工作。儿子当年是考上大学走出通江山坳的,家庭熏陶,现在孙子成绩又很优异,今年将考大学,理想是考研。女儿随婿在成都,外孙今年中考,成绩也不错。

张大哥以往不仅是一把劳动好手,还淘得一手嫁接技术。种了十多亩果树,主要是樱桃、白桃、李子和蜜橘,每年颇有收入,除了用来子女读书和安家,还存余部分养老。前两年因部分肝切除,他把原来的果木和庄稼都交给兄弟管理,兄弟每年也要给他表示点。

张大哥的儿女虽然都在外,都常回来看他俩,争先恐后拿钱,叫他俩尽管要好吃好,快乐过日子。真是家风好,父母慈祥,儿女孝顺。张大哥和老伴在通江李花沟俭朴生活惯了,不爱出去走,说家门前就是山水,四季有花草,没事泡杯茶,与乡邻在大树下的石凳上摆摆龙门阵多好!两人总是把钱攒起来,每年过年给孙儿孙封大红包。他还说,如果孙儿孙在后头考大学考研,他还要好好发个大红包,以尽祖辈的一份心,自己平时不过是代管一下儿女的孝敬之礼。

坐在红的粉的白的花树下,面对一片金油菜田,我与张大哥侃侃而谈。不远处,不时有男少女或来玩的姐妹们,在花前拍照拍抖音,活脱脱的一幅山春休闲图。与张大哥是偶遇,却似一见如故越交谈越亲近。不知不觉,两位朋友便转了回来,我们都与张大哥亲切告别。我在这里只待了不到两小时,却不枉此行,我又找回了在老家乡村的那种感觉,鸡犬相闻、鸟语花香、芳邻和睦,离别时竟有些依依不舍。

遇见张大哥

□古中宇



美在德阳(篆刻) 刘松柏



情到深处(篆刻) 刘松柏